南豐文鈔/002卷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 ◄

南豐文鈔
卷二　書

► 卷三

卷二·書

上范資政書

按：此書曾公既自幸為范文正公所知，竊卻出其門，又恐文正公或賤其人，故為紆徐曲折之言，以自通于其門，而行文不免蒼莽沉晦，如揚琴者之入海而茫乎其無畔。已而若韓昌黎所投執政書，其言多悲慨；歐公所投執政書，其言多婉曲；蘇氏父子投執政書，其言多曠達而激昂。較之，子固醒人眼目，特倍精爽。

資政給事：

夫學者之於道，非處其大要之難也。至其晦明消長、弛張用舍之際，而事之有委曲幾微，欲其取之於心而無疑，發之於行而無擇，推而通之，則萬變而不窮。合而言之，則一致而已。是難也，難如是。故古之人有斷其志，雖各合於義，極其分，以謂備聖人之道，則未可者。自伊尹、伯夷、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。而孔子之稱其門人，曰德行、文學、政事、言語，亦各殊科，彼其材於天下之選，可謂盛矣。然獨至於顏氏之子，乃曰：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唯我與爾有是夫。」是所謂難者久矣。故聖人之所教人者，至其晦明消長、弛張用舍之際，極大之為無窮，極小之為至隱，雖他經靡不同其意。然尤委曲其變於《易》，而重復顯著其義於卦爻、彖、象、係辭之文，欲人之自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。然有《易》以來，自孔子之時，以至於今，得此者顏氏而已爾，孟氏而已爾。

二氏而下，孰為得之者歟？甚矣，其難也。

若鞏之鄙，有志於學，常懼乎其明之不遠，其力之不強，而事之有不得者。既自求之，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，由其磨礱灌溉以持其志、養其氣者有矣。其臨事而忘、其自反而餒者，豈得已哉！則又懼乎陷溺其心，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。嘗間而論天下之士，豪傑不世出之材，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。而造於道尤可謂宏且深，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，未有過閣下也。故閣下嘗履天下之任矣。事之有天下非之，君子非之，而閣下獨曰是者；天下是之，君子是之，而閣下獨曰非者。及其既也，君子皆自以為不及，天下亦曰范公之守是也。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！當其至於事之幾微，而講之以《易》之變化，其豈有未盡者邪？

夫賢乎天下者，天下之所慕也，況若鞏者哉！故願聞議論之詳，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，庶幾自寤以得其所難得者，此鞏之心也。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，士之願附者可謂眾矣，使鞏也不自別於其間，豈獨非鞏之志哉！亦閣下之所賤也。故鞏不敢為之。不意閣下欲收之而教焉，而辱召之。鞏雖自守，豈敢固於一邪！故進於門下，而因自敘其所願與所志以獻左右，伏惟賜省察焉。

上歐陽學士第二書

子固感歐公之知，又欲歐公併覽，睹其所自期待處，蘊思綴語，種種斟酌。

學士先生執事：

伏以執事好賢樂善，孜孜於道德，以輔時及物為事，方今海內未有倫比。其文章、智謀、材力之雄偉挺特，信韓文公以來一人而已。某之獲幸於左右，非有一日之素，賓客之談，率然自進於門下，而執事不以眾人待之。坐而與之言，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要道，可行於當今之世者，使鞏薰蒸漸漬，忽不自知其益，而及於中庸之門戶，受賜甚大，且感且喜。重念鞏無似，見棄於有司，環視其中所有，頗識涯分，故報罷之初，釋然不自動，豈好大哉！誠其材資召取之如此故也。

道中來，見行有操瓢囊、負任挽車、挈攜老弱而東者，曰：某土之民，避旱暵饑饉與徵賦徭役之事，將徙占他郡，覬得水漿藜糗，竊活旦暮。行且戚戚，懼不克如願，晝則奔走在道，夜則無所容寄焉。若是者，所見殆不減百千人。因竊自感，幸生長四方無事時，

與此民均被朝廷德澤涵養，而獨不識襏襫鋤耒辛苦之事，旦暮有衣食之給。及一日有文移發召之警，則又承藉世德，不蒙矢石，備戰守，馭車僕馬，數千里饋餉。自少至於長，業乃以詩書文史，其蚤暮思念，皆道德之事，前世當今之得失，誠不能盡解，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大者焉。今雖群進於有司，與眾人偕下，名字不列於薦書，不得比數於下士，以望主上之休光，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。道中來，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，以執事於道路。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，以支旦暮之饑餓，比此民綽綽有餘裕，是亦足以自慰矣。此事屑屑不足為長者言，然辱愛幸之深，不敢自外於門下，故復陳說，覬執事知鞏居之何如。所深念者，執事每曰：「過吾門者百千人，獨於得生為喜。」及行之日，又贈序引，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，又歎嗟其去。此鞏得之於眾人，尚宜感知己之深，懇惻不忘，況大賢長者，海內所師表，其言一出，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。某乃得是，是宜感戴欣幸，倍萬於尋常可知也。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，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，不宜受此。此鞏既夤緣幸知少之所學，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，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修哉，日夜克苦，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，是亦為報之心也。然恨資性短缺，學出己意，無有師法。覬南方之行李，時枉筆墨，特賜教誨，不惟增疏賤之光明，抑實得以刻心思、銘肌骨，而佩服矜式焉。想惟循誘之方，無所不至，曲借恩力，使終成人材，無所愛惜，窮陋之跡，故不敢望於眾人，而獨注心於大賢也。徒恨身奉甘旨，不得旦夕於几杖之側，稟教誨，俟講晝，不勝馳戀懷想之至。不宣。鞏再拜。

上蔡學士書

從歐陽公與兩司諫書中脫化來。

慶曆四年五月日，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：朝廷自更兩府諫官來，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。賀之誠當也，顧不賀則不可乎？鞏嘗靜思天下之事矣。以天子而行聖賢之道，不古聖賢然者否也。然而古今難之者，蓋無異焉？邪人以不己利也，則怨，庸人以己不及也，則忌，怨且忌，則造飾以行其間。人主不寤其然，則賢者必疏而殆矣。故聖賢之道，往往而不行也，東漢之末是已。今主上至聖，雖有庸人、邪人，將不入其間。然今日兩府，諫官之所陳，上已盡白而信邪？抑未然邪？其已盡白而信也，尚懼其造之未深，臨事而差也。其未盡白而信也，則當屢進而陳之，待其盡白而信，造之深，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。成此美者，其不在於諫官乎！

古之制善矣。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，然接之有時，不得數且久矣。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，奏已，宰相退歸中書，蓋常然矣。至於諫官，出入言動相綴接，蚤暮相親，未聞

其當退也。如此，則事之得失，蚤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，暮思之不待越宿而以言可也，不諭則極辨之可也。屢進而陳之，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，雖有邪人、庸人，不得而間焉。故曰：成此美者，其不在於諫官乎！

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，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。禁中之與居，女婦而已爾，舍是則寺人而已爾，庸人、邪人而已爾。其於冥冥之間，議論之際，豈不易行其間哉！如此，則鞏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，而未見國家天下之安也。度執事亦已念之矣。苟念之，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職而已，安有不得其職而在其位者歟？

噫！自漢降戾後世，士之盛未有若唐太宗也。自唐降戾後世，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也。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治功，今有士之盛，能行其道，則前數百年之弊無不除也，否則後數百年之患，將又興也，可不為深念乎！

鞏生於遠，厄於無衣食以事親，今又將集於鄉學，當聖賢之時，不得抵京師而一言，故敢布於執事，並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。伏惟執事，莊士也，不拒人之言者也，願賜觀覽，以其意少施焉。

鞏之友王安石者，文甚古，行稱其文，雖已得科名，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誠自重，不願知於人。然如此人，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時所急，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，顧如安石，此不可失也。執事倘進於朝廷，其有補於天下。亦書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，庶知鞏之非妄也。

上歐蔡書

委婉周匝可誦，公文之佳者。

鞏少讀《唐書》及《貞觀政要》，見魏鄭公、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，事之大小，無不議論諫諍，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，雖有如封倫、李義府輩，太宗又能識而疏之，故其言無不信聽，卒能成貞觀太平，刑置不以，居成康上，未嘗不反復欣慕，繼以嗟惜，以謂三代君臣，不知曾有如此周旋議論否？雖皋陶、禹、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《書》者，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。頗意三代唐舜去今時遠，其時雖有謀議如貞觀間，或尚過之，而其史不盡存，故於今無所聞見，是不可知，所不敢臆定。繇漢以降至於陳、隋，復繇高宗以降至於五代，其史甚完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，故其治皆出貞觀下，理勢然爾。

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，親見其事，歌頌推說，以飽足其心。又恨不得升降進退於其間，與之往復議也。自長以來，則好問當世事，所見聞士大夫不少，人人惟一以苟且畏慎陰拱默處為故，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，僅若毛髮而肯以身任之，不為回避計惜者。況所繫安危治亂有未可立睹，計謀有未可立效者，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己當之邪？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，數千百年間，不可復及。

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，既更兩府，復引二公為諫官。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，知二公在上左右，為上論治亂得失，群臣忠邪，小大無所隱，不為錙銖計惜，以避怨忌毀罵讒構之患。竊又奮起，以謂從古以來，有言責者自任其事，未知有如此周詳悃至，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？雖鄭公、王珪又能過是耶？今事雖不合，亦足暴之萬世，而使邪者懼，懦者有所樹矣，況合乎否，未可必也。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，不可復有者，今幸遇而見之，其心歡喜震動，不可比說。日夜庶幾，雖有邪人、庸人如封、李者，上必斥而遠之，惟二公之聽，致今日之治，居貞觀之上，令鞏小者得歌頌推說，以飽足其心；大者得出於其間，吐片言半辭，以托名於千萬世。是所望於古者不負，且令後世聞今之盛，疑唐舜、三代不及遠甚，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。

雖然，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、議論之際而行謗者，使二公之道未盡用，故前以書獻二公，先舉是為言。已而果然，二公相次出，兩府亦更改。而怨忌毀罵讒構之患，一日俱發，翕翕萬狀。至於乘女子之隙，造非常之謗，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，不顧四方人議論，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己，公然欺誣，駭天下之耳目，令人感憤痛切，廢食與寢，不知所為。噫！二公之不幸，實疾首蹙額之民之不幸也！

雖然，君子之於道也，既得諸己內，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。汲汲焉務施之於外，在我者也；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，在彼者也。在我者，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；在彼者，則不可必得吾志焉。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，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，而孟子亦區區於梁、齊、滕、邾之間。為孔子者，聘六十九國尚未已。而孟子亦之梁、之齊二大國，不可，則猶俯而與邾、滕之君謀。其去齊也，遲遲而後出晝，其言曰：「王庶幾改之，則必召予。如用予，則豈惟齊民安，天下之民舉安。」觀其心若是，豈以一不合而止哉？誠不若是，亦無以為孔孟。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，其心豈不曰「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」，如孟子之所云乎？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，而任其所在彼者，不以必得之難而已，莫大於斯時矣。況今天子仁恕聰明，求治之心未嘗怠，天下一歸，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，二公之言，如朝得於上，則夕被於四海，夕得於上，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，豈與聘七十國，遊梁、齊、邾、滕之區區難艱比耶？姑有待而已矣。非獨鞏之

望，乃天下之望，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。豈不謂然乎！

感憤之不已，謹成《憶昨詩》一篇，雜說三篇，粗道其意。後二篇並他事，因亦寫寄。此皆人所厭聞，不宜為二公道，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，使明知二公志。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，知世有斷然自守者，不從己於邪，則又庶幾發於天子視聽，有所開益。使二公之道行，則天下之嗷嗷者，舉被其賜，是亦為天下計，不獨於二公發也，則二公之道何如哉？嘗竊思更貢舉法，責之累日於學，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，而盛須土著以待舉行，悖者不能籍以進，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，善乎，莫與為善也。故詩中善學尤具，伏惟賜省察焉！〈輯自《聖宋文選》、《南豐文鈔》〉

唐荊川云：「敘論紆徐有味。」

福州上執政書

子固以宦遊閩，徼不得養母，本風雅以為陳情之案，而其反覆詠歎，藹然盛世之音。此子固之文所以上擬劉向，而非近代所及也。

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：

竊以先王之跡去今遠矣，其可概見者尚存於《詩》。《詩》存先王養士之法，所以撫循待遇之者，恩意可謂備矣。故其長育天下之材，使之成就，則如蘿蒿之在大陵，無有不遂。其賓而接之，出於懇誠，則如《鹿鳴》之相呼召，其聲音非自外至也。其燕之，則有飲食之具；樂之，則有琴瑟之音。將其厚意，則有幣帛筐篚之贈；要其大旨，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。其人材既眾，列於庶位，則如《棫樸》之盛，得而薪之。其以為使臣，則寵其往也，必以禮樂，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；勞其來也，則既知其功，又本其情而敘其勤。其以為將率，則於其行也，既送遣之，又識薇蕨之始生，而恐其歸時之晚；及其還也，既休息之，又追念其悄悄之憂，而及於僕夫之瘁。當此之時，后妃之於內助，又知臣下之勤勞，其憂思之深，至於山脊、石砠、僕馬之間；而志意之一，至於雖采卷耳，而心不在焉。蓋先王之世，待天下士，其勤且詳如此。故稱周之士也貴，又稱周之士也肆，而《天保》亦稱「君能下下，以成其政；臣能歸美，以報其上。」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，可謂至矣。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，在《四牡》之三章曰：「王事靡盬，不遑將父。」四章曰：「王事靡盬，不遑將母。」而其卒章則曰：「豈不懷歸？是用作歌，將母來諗。」釋者以謂：「諗，告也。君勞使臣，敘述其情，曰：豈不誠思歸乎？

故作此詩之歌，以養父母之志，來告其君也。」既休息之，而又追敘其情如此。繇是觀之，上之所以接下，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；下之所以事上，有養父母之心，未嘗不以告也。其勞使臣之辭則然，而推至於戍役之人，亦勞之以「王事靡盬，憂我父母」，則先王之政，即人之心，莫大於此也。及其後世，或任使不均，或苦於徵役，而不得養其父母，則有《北山》之感，《鴇羽》之嗟；或行役不已，而父母兄弟離散，則有《陟岵》之思。詩人皆推其意，見於《國風》，所謂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」者也。

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，方興先王之治，以上繼三代。吾相於時，皆同德合謀，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，豈異於古？士之出於是時者，豈有不得盡其志邪？鞏獨何人，幸遇茲日。鞏少之時，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，以幹當世之用。今齒髮日衰，聰明日耗，令其至愚，固不敢有僥進之心，況其少有知邪？轉走五郡，蓋十年矣，未嘗敢有半言片辭，求去邦域之任，而冀陪朝廷之儀。此鞏之所以自處，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。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，敢布於下執事者，誠以鞏年六十，老母年八十有八，老母寓食京師，而鞏守閩越，仲弟守南越。二越者，天下之遠處也。於著令，有一人仕於此二邦者，同居之親當遠仕者，皆得不行。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，求自比於是也。顧以道里之阻，既不可御老母而南，則非獨省晨昏，承顏色，不得效其犬馬之愚。至於書問往還，蓋以萬里，非累月逾時不通。此白首之母子，所以義不可以苟安，恩不可以苟止者也。

方去歲之春，有此邦之命，鞏敢以情告於朝，而詔報不許。屬閩有盜賊之事，因不敢繼請。及去秋到職，閩之餘盜，或數十百為曹伍者，往往蟻聚於山谷。桀黠能動眾為魁首者，又以十數，相望於州縣。閩之室閭莫能寧，而遠近聞者，亦莫不疑且駭也。州屬邑，又有出於饑旱之後。鞏於此時，又不敢以私計自陳。其於寇孽，屬前日之屢敗，士氣既奪，而吏亦無可屬者。其於經營，既不敢以輕動迫之，又不敢以少縱玩之。一則諭以招納，一則戒以剪除。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，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。其魁首則或糜而致之，或殲而去之。自冬至春，遠近皆定。亭無枹鼓之警，里有室家之樂。士氣始奮，而人和始洽。至於風雨時若，田出自倍。今野行海涉，不待朋儔。市粟四來，價減什七。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澤覆冒所及。故寇旱之餘，曾未期歲，既安且富，至於如此。鞏與斯民，與蒙其幸。方地數千里，既無一事，係官於此，又已彌年，則可以將母之心，告於吾君吾相，未有易於此時也。

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，思勞歸之詩，本士大夫之情，而及於其親，逮之以即乎人心之政，或還之闕下，或處以閑曹，或引之近畿，屬以一郡，使得諧其就養之心，慰其高年之母。則仁治之行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，其流風餘法，傳之永久。後世之士，且

將賴此。其無《北山》之怨，《鴟羽》之譏，《陟岵》之歎，蓋行之甚易，而為德於士類者甚廣。惟留意而圖之。不宣。鞏頓首。

唐荊川曰；「南豐之文純出於道古，故雖作書亦然，葢其體裁如此也。」

謝杜相公書

感慨深湛，雍容典則，有道者之文也，豈淺儇者所及。

伏念昔者，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，去其家四千里之遠。南向而望，迅河大淮，埭堰湖江，天下之險，為其阻厄。而以孤獨之身，抱不測之疾，煢煢路隅，無攀緣之親、一見之舊，以為之托。又無至行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，下之可以動俗。惟先人之醫藥，與凡喪之所急，不知所以為賴，而旅櫬之重大，懼無以歸者。明公獨於此時，閔閔勤勤，營救護視，親屈車騎，臨於河上。使其方先人之病，得一意於左右，而醫藥之有與謀。至其既孤，無外事之奪其哀，而毫髮之私，無有不如其欲；莫大之喪，得以卒致而南。其為存全之恩，過越之義如此。

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，吟頌推說者窮萬世，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。而位之極，年之高，天子不敢煩以政，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、叢細之事，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！然明公存先人之故，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。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，而愛育天下之人材，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，出於自然，推而行之，不以進退。而鞏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。

在喪之日，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。喪除，又惟大恩之不可名，空言之不足陳，徘徊迄今，一書之未進。顧其慚生於心，無須臾廢也。伏惟明公終賜亮察。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，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者，亦惟天下之義而已。誓心則然，未敢謂能也。